

T9133/03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12 JAN 1952

風俗通

通函

全

堂策檻訂定

# 風俗通

風俗通藝文類聚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上ノ下微フ語ラ之ク風ト泉ト心ト安

之ク語ラ之ク似ト稱レ風ト而シ似ト在ル也

人ト則シ書ク此レ應レ助ル風ト似ト通

以テ由テ德ト也ク結ル漢ト書ト五ト至ル五ト書ト

後人善述多引以壽証之  
軍人見筆本錫學以刊白席  
角笑風浩通一洲書也尚  
缺焉三衢毛希生相子來  
橫徑錫家劉平父一兒以

此勉之遂錫梓於學子之  
且自錫山來志道廣及此  
意微予跋語予深嘉之

茲之侯洽矣書迭出可為

形道贊敬因其語而題可

德士丁  
頁改十三  
五十六年

為之云

大德丁未行都，以監李

果撰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

而大義垂重，遭戰國約從連橫

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

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

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

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  
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  
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  
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  
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

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  
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  
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  
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  
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

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  
艸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  
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  
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

子巡狩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  
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俗孝  
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  
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

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奮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  
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  
麗也張竦以爲縣諸日月不刊  
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散  
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  
故聊光啓之耳昔爲齊王畫者

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

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風俗通題辭

嘗聞漢有典司號黃車使其書

九百四十皆推奉于周蓋周官

有誦訓掌道方志而訓方氏又

誦四方之傳道及閭師縣師各

有其書豈欲廣其載記亦欲借  
以范世耳世衰即有名儒未嘗  
引藉殿中領校秘書奉詔著作  
獨遇四海輻裂豪杰並起逐鹿  
中原橫遭禍害如以其身馳騫  
功能則不合若博學積聞終老  
岩穴聲名腐朽又非其心乃初  
一家言異垂沒世而零墜散遺  
湮烟廢沒非其姓名亦不復著  
者固多矣漢季應劭為一時名

儒受學鄭玄位不大顯乃昉古  
義作風俗通夫四方風象剛柔  
細大美醜上下千古歷代不  
與天地終始音律冥符識其情  
者王逸其軌者亡故遡皇霸以

造季世循環互轉無殊五音先  
王作樂薦殷莫重祀典朝禁祭  
饗亦各有屬東西南北神鬼所  
尚紛然莫紀其與霞載同靈者  
惟山澤雖卷析為四義歸於一

良<sub>二</sub>之<sub>一</sub>為<sub>二</sub>立<sub>一</sub>政<sub>二</sub>致<sub>一</sub>治<sub>二</sub>者<sub>一</sub>之<sub>二</sub>助<sub>一</sub>予<sub>二</sub>讀<sub>一</sub>  
隋<sub>二</sub>書<sub>一</sub>史<sub>二</sub>臣<sub>一</sub>稱<sub>二</sub>高<sub>一</sub>構<sub>二</sub>工<sub>一</sub>吏<sub>二</sub>事<sub>一</sub>馮<sub>二</sub>綱<sub>一</sub>  
啞<sub>二</sub>女<sub>一</sub>採<sub>二</sub>樵<sub>一</sub>生<sub>二</sub>孕<sub>一</sub>據<sub>二</sub>風<sub>一</sub>俗<sub>二</sub>通<sub>一</sub>斷<sub>二</sub>其<sub>一</sub>  
姓<sub>二</sub>氏<sub>一</sub>則<sub>二</sub>居<sub>一</sub>民<sub>二</sub>上<sub>一</sub>者<sub>二</sub>何<sub>一</sub>必<sub>二</sub>一<sub>一</sub>事<sub>二</sub>相<sub>一</sub>  
符<sub>二</sub>即<sub>一</sub>置<sub>二</sub>之<sub>一</sub>座<sub>二</sub>右<sub>一</sub>亦<sub>二</sub>奚<sub>一</sub>不<sub>二</sub>可<sub>一</sub>家<sub>二</sub>嚴<sub>一</sub>  
嗜<sub>二</sub>古<sub>一</sub>嘗<sub>二</sub>以<sub>一</sub>文<sub>二</sub>事<sub>一</sub>飾<sub>二</sub>吏<sub>一</sub>治<sub>二</sub>即<sub>一</sub>庭<sub>二</sub>訓<sub>一</sub>  
不<sub>二</sub>憚<sub>一</sub>致<sub>二</sub>致<sub>一</sub>予<sub>二</sub>小<sub>一</sub>子<sub>二</sub>奉<sub>一</sub>其<sub>二</sub>教<sub>一</sub>若<sub>二</sub>獸<sub>一</sub>  
樂<sub>二</sub>園<sub>一</sub>司<sub>二</sub>馬<sub>一</sub>梅<sub>二</sub>雖<sub>一</sub>不<sub>二</sub>及<sub>一</sub>向<sub>二</sub>歌<sub>一</sub>父<sub>二</sub>子<sub>一</sub>  
錄<sub>二</sub>書<sub>一</sub>萬<sub>二</sub>卷<sub>一</sub>而<sub>二</sub>錄<sub>一</sub>其<sub>二</sub>書<sub>一</sub>以<sub>二</sub>行<sub>一</sub>世<sub>二</sub>經<sub>一</sub>  
濟<sub>二</sub>皆<sub>一</sub>從<sub>二</sub>此<sub>一</sub>始<sub>二</sub>猶<sub>一</sub>愈<sub>二</sub>于<sub>一</sub>曹<sub>二</sub>氏<sub>一</sub>書<sub>二</sub>倉<sub>一</sub>

倪氏脩羊地

天啓丙寅春仲仁和後學郎鏗

金公府父題



風俗通義目錄

皇霸卷一 指藏黃金

三皇 王史帳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正失卷二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五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愆禮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守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譽卷四

長沙太守汝南郅暉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卜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俔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六

商

角

宮

徵

羽

填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笙

批把

竽

簧

簫

篪

簫

風俗通

目錄

五

堂策

籟

菝

菝

窮通卷七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大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菱

畫虎

雄雞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出血以為怪者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山澤卷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沈

風俗通義一卷

漢南頓應劭仲瑗著

明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皇霸第一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敘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皙然而立譚者人

俗本作絲  
蓋今從宋  
本

國無說究

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  
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  
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  
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  
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正含皇極其施光明指  
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  
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

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  
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  
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  
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  
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  
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  
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  
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  
地方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

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敘二王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頊者專也。項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

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

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邊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

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

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

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

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

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

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

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摟也。

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媿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

卷本作包  
今從宋

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內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旣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鳴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特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



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  
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成。建五長。功實明。  
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  
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  
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  
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  
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至道不遠。三五復反。  
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  
謂女漬。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  
右脇。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  
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  
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  
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王。因爲張儀所欺。客死  
於秦。至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  
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  
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  
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  
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  
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  
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竿齊  
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  
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  
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  
姓韓厥因下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  
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  
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  
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  
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  
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  
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

假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驂  
騶騾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  
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  
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  
人大夫皆懼呼鑿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  
脈治也勿惟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  
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  
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  
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  
師於殺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  
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  
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  
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  
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  
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  
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

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道？」當道者曰：「主君之

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

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廼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譚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其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聞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  
奔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  
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  
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  
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  
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  
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  
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

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  
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  
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淄，民  
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其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王建  
其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殺函之固，擁雍州  
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  
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  
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

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  
皆明志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衆其後復有甯越蘓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  
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  
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  
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  
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

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  
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  
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  
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  
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  
戎何益於事且有強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  
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  
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饜毒流諸夏亂

延<sup>ラ</sup>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又安世宗攘夷地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觀秦六世拮据而始得至始皇一身驕奢而逐失賢愚興廢寔人為之天何心哉

風俗通義二卷

漢南頓應劭仲瑗著

明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正失卷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乎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漑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採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鬣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卦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剋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剋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墀，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

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祕書。江淮間一茅三春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筭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

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壘處剋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

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鳥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

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卽仙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

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

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處義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斯之首貢督

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道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

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卽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巳酉夕卽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卽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巳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

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卽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大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飢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



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雪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飢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者。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悛小疵。即

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

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瘻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刻，襲氊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

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關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

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

子之短。此亦過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卽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術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

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下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大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

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  
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  
苑祕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  
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  
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剋皇帝璽丞相將軍  
大夫已下。卽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

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  
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  
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  
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  
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  
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  
聲。遂傳行耳。

###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

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

求神仙或作通同道

而方不驗。効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一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

虎豹在山。鼯鼯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奔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艸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

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于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

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

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衣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



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爲鄉里超然遠覽何爲過取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二卷終

風俗通義三卷

漢

南頓應

劭仲瑗著

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愆禮第三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暮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況於愆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旣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

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旣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啜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未絕。而曾無惻容。尚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

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襲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待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間。瓊薨。卽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訔，訔孟直方正，三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訔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弔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大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翩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曼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大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

弔服可依其制。因謂爲裁編冠幘袍單衣。定大爲  
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母廣  
明威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使者也。  
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  
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  
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卿人失。兄子  
臯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

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  
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費用膳  
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  
旅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  
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鶩鶩之羹。而食井上苦  
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  
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

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牀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術術。閭閻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與而出。同牀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

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遜世保真。當窺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譏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卽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

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屨，食止壇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牀開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艸舍，餘曷有

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姘姘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大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箇岸涉齋一盤，醎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

故遣瓊門生茅季偉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弔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儒  
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  
顧義報乎哭醜墳前是也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琰  
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  
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  
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  
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愆禮三卷終

風俗通義四卷

漢南頓應劭仲瑗著

明前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  
忠恕而已至於託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  
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  
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覈其違理曰過譽  
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  
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  
徒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  
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  
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  
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  
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  
告罪於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  
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  
善股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  
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  
拜奉觥歎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猶爲下故人則造膝出則詭  
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歎於  
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  
諷諭雖舉觥彊歎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  
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士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艸也。何敢宿留。不卽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已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譚。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于上林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惚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食。今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興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適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畧

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黔首為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疾恍惚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已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與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為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

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期鬪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獲與養之數日蘓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旣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視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

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尊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晏不暇食。周公坐而俟。且取非爲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

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病諸以爲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

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

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濫，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旰食，  
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  
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闕茸，何所  
堪施。疆推轂之亂，儀于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  
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  
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  
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  
而形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  
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人之所忌，災自取之。蓋嚴楊惲勳著王室，言事過差，  
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  
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  
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旣見齒，  
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  
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  
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  
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邪釋兄用弟此爲故  
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  
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  
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  
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  
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  
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單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為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為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照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為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為陝令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冢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為其飾偽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當求分力不



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耶戀也噐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取況若功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唐令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

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綬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

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激一末作  
歌

風俗通義五卷

漢南頓應劭仲瑗著

明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回歸殊塗一致百慮  
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  
禽不食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  
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千本息偃以藩  
魏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

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  
于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  
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  
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  
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姓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  
敦整，士名不佻揚，又無方援仕，進陵遲，而叔方  
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  
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

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  
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  
台袞，號爲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官威都，俱合純懿，  
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輝。  
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人  
妻子莫知其情，入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  
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  
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

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醴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敏，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

旣葬之後，餽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醑，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土成家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翩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

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其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門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暉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

客殺繫望自効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  
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  
血自說弟薄命蚤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  
陷罪惡自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  
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卽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  
殺入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雷糾亦自効去詣  
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  
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

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  
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  
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旣  
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碯惡之而後與焉大義滅親  
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  
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  
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  
樂羊爲魏伐中山歡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

秦西巴屬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麇猶不忍况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爲大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

蓬敷墳栢何若囉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頷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側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鄧伯嚮盛孔叔雷隨轎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待御史公車令享入觀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



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慙閔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勩同儕去喪卽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徧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疎一也祈奚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牕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  
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  
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  
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  
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  
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  
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  
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  
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  
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  
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  
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頽頽功  
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袁隗意亦非之。然彈糾  
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  
良可穢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  
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

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旣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克人之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馴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  
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  
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  
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  
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  
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  
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  
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  
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  
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  
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  
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  
不聰明股肱椽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  
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  
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  
比自乞歸未見聽許皇家幸能爲統得去實至

說文一本  
作相父

皇家一本  
作州家

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  
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  
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  
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  
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  
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  
也。上悅其遜。卽日免。況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  
不聰明。見祿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

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  
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  
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力也。舉爲  
創艸。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  
井。辟金光輝。合弁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  
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懣憤。夫月  
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  
能無異。但常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

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  
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  
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  
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  
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  
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  
霽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  
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  
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

旋。日書曰。天威斐譔。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  
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  
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  
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  
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  
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俛表嘉其忠謨。俛目  
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  
俛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伉位極入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俛年且九十，足以愜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狂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動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之一詩不云乎爾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  
庶不爲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  
是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  
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  
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  
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婆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  
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楚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已

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六卷

漢 南頓應 劭仲瑗著

明 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聲音第六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  
鼓鏗鏘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  
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  
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

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  
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  
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  
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  
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  
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  
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  
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  
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  
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  
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竽以聽鳳之鳴。  
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  
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  
也。音者土曰埙。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  
磬。金曰鐘。木曰祝。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書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

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

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墳 一作堦者 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墳。詩云：天之誘民，如墳如篚。墳，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

###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篴，小者謂之和。

###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太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弦。黃帝書泰帝

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滂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敗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 磬

謹按世本，母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 鐘

謹按世本，乘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鼗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楬，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

中有樵上用祝止音爲節書曰合止祝敵笙鏞以間  
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  
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  
繁華無已也

###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  
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  
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  
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虞懸

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  
小得中而聲音和不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  
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  
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  
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  
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從容  
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  
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  
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

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  
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  
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  
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  
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  
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  
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聲也。今琴長四尺五寸。  
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  
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  
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  
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  
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



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  
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瞑目髮盡上  
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  
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  
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  
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  
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  
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  
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  
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  
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是  
遂誅

正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  
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  
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

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蔣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笛 籟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和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

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竅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纒，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如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箏

何不引齊王好箏事實之

謹按禮記：管二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

簫

謹按周禮簫師氏掌教國子吹簫詩云以簫不僭簫  
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簫  
簫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簫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  
氏吹塤仲氏吹簫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  
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籟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  
者謂之約

菝

謹按漢書舊注菝吹鞭也菝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菝

謹按漢書注菝簫也言其聲音菝菝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七卷

漢由南頓應

劭仲瑗著

明 仁和郎壁金公府閣

窮通第七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

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  
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  
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  
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篪。未嘗絕音。蓋  
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  
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  
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

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  
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  
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  
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  
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謹  
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

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閉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匡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人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

入齊魯弱而齊疆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

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

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

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

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

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

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

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



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友譚子，迎於澧，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卽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二騎出飲田間遇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

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懾乎隣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異意，遷常山相去官。異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首，何宜

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譚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

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卽嚴  
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  
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  
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  
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蓐  
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  
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  
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  
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  
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  
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  
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賊豐道路聽  
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  
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狴堅其環。挺躬將兵馬。送  
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杆秋。相得。令止傳舍。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簡異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椽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卽殺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卽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平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艸偃子興以臆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爲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有烏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遜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際其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道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行威歸忿非義之理宜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惟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風俗通義八卷

漢河南頓應劭仲瑗著

明 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祀典第八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招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

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  
旅，而易美西隣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  
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  
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  
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噐闕亡。蓋物盛則衰，自  
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丁，郊不從，乃免牲。孟  
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  
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闕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  
廟。案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  
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  
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  
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在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

子于次雥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旣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祭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籛

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

###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典衛尉。鮑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柝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

能致風氣。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封也。土中之眾者。莫若水。眾者。

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為雨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為火相也。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

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濇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入至歲八月天霖雨濇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入。隆雨下濇水至。洗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叔孫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茹先被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葦葦有藜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大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賔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

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痒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

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卻也抑金使不  
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  
日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蓄今人  
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  
此也

###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  
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  
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  
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戊  
故曰臘也

### 祖

謹按禮傳其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  
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  
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

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禘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禘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癘，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社也。邪疾巳去，祈分社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芃，棫樸薪之，禋之。周禮：禋，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

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潯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九卷

漢南頓應劭仲瑗著

明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怪神第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蕩氏二世欲解淫神閭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苟瑩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



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

之祖父柳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闕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憚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一曰鬪而  
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一曰鬪寡人不勝我其死  
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  
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曰鬪不勝恐必  
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  
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  
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  
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

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  
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  
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  
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  
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  
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儻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  
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

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訖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竟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

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

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崇。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禮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噐弊。朝廷旰食。百姓噐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

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遠邁。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

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入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勅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崇矣

###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

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轂

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未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措。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壙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聳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

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悄悄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於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旣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瘕尚

能病入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胸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

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常殺。後數日。



狗自暴死。卒無織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椽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椽。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乃卽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瘖。蠡幣帛不厚。罪一也。

遊逸無度。不恤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燥剋。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按。歛有不清。塵土投汚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

火從篋麓中起。衣物燒盡。而麓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孫女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二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二端正婦人。

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卽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

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燈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記。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挈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跌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懸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畧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日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上。新婦豈虛也哉。

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鼈令屍亡。沂江而上。到峭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怪者。國語曰。木之有血。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馬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

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  
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  
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  
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  
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  
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笥有二  
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

方得其先人祕要緄請使下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  
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  
吉祥鴻卿意威名解實應且惑房無幾拜尚書遼東  
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  
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為  
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  
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闔文帝時亦復有此  
傳志著其二云為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

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未所於中門外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孫也其採懶索隱窮神知化雖鞋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聞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薦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

重言甘誠有歛踏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人郢也。

風俗通義十卷

漢 南頓應 劭仲瑗著

明 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山澤第十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

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潛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高者高也詩云嵩高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

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埴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

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岷流互徼外嶠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又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傅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



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 麓

謹按尚書堯傳：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殺有二陵。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殺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殺西殺。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天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

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

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

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漢。漢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

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

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

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

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

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鄆縣北。其一藪推。

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

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艸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漢武幸容澤南。今其澤

沈

謹按傳曰沈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沈澤之無水片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沈。

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為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為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闕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維北芒坂。即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為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艸木魚鼈所聚。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艸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趙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溼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稷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

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